

[奥] 托马斯·布热齐纳



(第九部)

谁是偷海豹的人？



中華書局

小狗邦德侦探系列

第九部



谁是偷海豹的人？

[奥] 托马斯·布热齐纳 著
[德] 玛格达莱妮·汉克-巴斯费尔德 图
王德峰 译

中 华 书 局

Wer ist der Robbenräuber? by Thomas Brezina

© 1998 published by C. Bertelsmann Jugendbuch Verlag, München within the
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是偷海豹的人?/[奥]布热齐纳著;[德]汉克-巴斯
费尔德绘;王德峰译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03

(小狗邦德侦探系列)

ISBN 7-101-03820-4

I. 谁… II. ①布… ②汉… ③王… III. 儿童文学-
侦探小说-德国-现代 IV. 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8242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丛 书 名 | 小狗邦德侦探系列 |
| 书 名 | 谁是偷海豹的人? |
| 著 者 | [奥] 托马斯·布热齐纳(Thomas Brezina)
www.thomasbrezina.com |
| 绘 者 | [德] 玛格达莱妮·汉克-巴斯费尔德
(Magdalene Hanke-Besfeld) |
| 译 者 | 王德峰 |
| 责任编辑 | 申作宏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|
| 印 刷 |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张 4½ 字数 72 千字 |
| 印 数 | 1—10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7-101-03820-4/Z·471 |
| 定 价 | 8.00 元 |
-

目 录

- 1 谁喜欢喝鲱鱼汁?
- 7 一次意想不到的出游
- 14 意外事故
- 21 偷食奶酪的人
- 31 沙丘中的房子
- 38 一只白色的海豹
- 45 是什么在哀号?
- 52 为这只小海豹提供援助
- 62 偷海豹的人
- 71 妈妈的秘密
- 78 小海豹最喜欢吃的东西
- 85 发现
- 92 一次气氛紧张的见面
- 100 不见了
- 108 寻找
- 115 大肚船
- 122 有毒的货物
- 129 海豹知识



谁喜欢喝鲱鱼汁？

你好，我叫莉娜。我认识一种绒毛动物，它最喜欢喝鲱鱼汁。是的，真是这种情况，它最喜欢喝的东西就是那种从鲱鱼中榨出的汁。

鲱鱼汁好喝吗？我本人从来没有尝过。我喜欢吃意大利面条和比萨饼。当然，我也闻过这种鲱鱼汁。怎么说呢，反正是我的鼻子告诉我，这种东西是不会很好喝的。

可是鲱鱼汁却是迈克尔喜欢喝的饮料。

那好吧，现在让我来从头讲给你们听。先从10月份的一个星期五早晨说起吧。我站在一扇涂上绿漆的门前，听到门后有一种丁零当啷、吱吱嘎嘎、令人难以琢磨的声音。

我该不该打开门看一看？说不定是卢克斯和巴斯蒂安在搞什么恶作剧，设什么圈套。

我们都住在齐特巴特寄宿学校里。他们俩的房间在我房间的楼上。这两个人确实是很不错的。巴斯蒂安虽然比谁都乱，卢克斯虽然认为每个角落里都可能潜藏着一场灾难，但是他们俩都和我一样喜爱动物，所以我们都称我们自己是保护动物侦探。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动物所处的情况，只要我们能够做到，我们就会及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动物。

那么门后面到底会是什么呢？我这次是偶尔从这里走过，以往真还从来没有对这扇绿色的门注意过。

我往门的左右上下旁边看了看，近处连一个人也没有。我小心地按了一下门的把手。把手锈上了，开不开。我把全身的分量压上去。

门锁响了一声，门开了，但是里面漆黑一团。

不过，这时候能比较清楚地听到里面有喘气的声音。

我摸黑想在门附近找到电灯开关，但是找不到。我的手在抖，我就用这颤抖着手敲那房子的墙壁。

谁会住在这房子里呢？

那喘气的声音不可能来自一种动物。齐特巴特夫

人是不允许在寄宿学校喂养小动物的。齐特巴特夫人，寄宿学校的校长，说她对动物皮毛过敏，说附近只要有动物，她立刻就会打喷嚏。

我们总是把我们的校长叫做“扫帚棍”。因为她走路来总是扬着脖子，挺直腰，就好像吞了把扫帚一样。

“扫帚棍”说她有对动物皮毛过敏症，纯粹是她自己编造出来的。我们的神秘的小狗拜罗·邦德，已经在寄宿学校被养了有一段时间了。我们从一个发了疯的学者那里把它救了出来。那位学者拿拜罗·邦德搞什么科学试验，差一点没把它折磨死。

拜罗·邦德受过一位特工人员的训练，掌握了不少了不起的本领。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私养了一只小狗，所以我们就叫它拜罗·邦德，或者是零-零-乌夫。零-零-乌夫本来是它的代号，在它所戴的小狗牌的背面就这样写着。

黑暗的屋子里传出的呼吸声越来越大，大到了我脸上都能感到呼出的气息。我感到那呼出的气是潮湿的、热的，所以我害怕极了。

然而还远不止这些呢。那个东西还吧嗒着嘴。它把嘴巴吧嗒得很响，好像是很饿的样子。

一种长长的、毛绒绒的东西发出“嗖嗖”声响向我

飞过来，而且从我的脸上掠过去。

我大叫了一声，赶快往后退。可是，后面已经是一个很深的地方。我跌了下去，狠狠地摔到地上。

哎哟！我的屁股，我的胳膊肘，都被摔得好疼哟！

这倒奇怪了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我的两只眼睛像被粘住了一样，怎么也睁不开。



莉娜在做噩梦。

啪的一声，从上面有什么东西掉到我身上。这东西有相当的分量，毛绒绒的。那个毛绒绒的东西还不断地摸我的脸。

是怪物！

瞎说！

我终于把眼睛睁开了，我周围竟是我自己房间的四堵墙。周围全都是绒毛布做的玩具马呀、小马驹呀什么的。从窗子那里已经送进来第一道晨光。

我躺在床跟前的地板上，我身上压着拜罗·邦德，它正舔我的脸呢。所谓那间黑屋子，那纯粹是我的梦中之物。是啊，我常常在天亮之前做那种很可怕的梦。



拜罗·邦德冲着莉娜喘粗气。

那喘粗气的东西自然就是拜罗·邦德。每当外面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它便从它睡觉的沙发上偷偷地爬到我的床上。它慢慢地从脚下面一直爬到我的头跟前，然后睡在我的枕头上。我的耳朵自然就离它的嘴巴很近了，所以它喘气、吧嗒嘴我都听得十分真切。

“早上好，吧嗒嘴。”我对它说。

“吧嗒，吧嗒。”它又吧嗒两下，算是对我的回答。

我虽然没有睡够，但还是坐起来了。拜罗·邦德被弄到了旁边，它很不高兴地咕噜了半天。

我的闹钟上指示的时间是早上 6:30。我还可以再睡半个小时。我出了一口长气，又钻进了被窝，还是被窝暖和、舒服啊。

这时却有人敲我的门。

谁呀，这时候来敲门？



一次意想不到的出游

“莉娜？”从楼道里传来叫我的声音。是那个我们叫她“扫帚棍”的女人。她这么早叫我干嘛？是不是我从床上摔下来的声音她听到了？

“拜罗·邦德，快藏起来！”我对它说。通常在这种情况下，它会一下子跳到沙发上，混在我的动物玩具中间。它能直挺挺地躺在那里，眼睛也一动不动。谁都会把它看作是一只绒布玩具小狗。

但这一次太迟了。齐特巴特太太已经开门进来了。拜罗·邦德若坐在屋子中间，那“扫帚棍”一眼就能看出来。

“小地毯！”我又命令它。

这次命令起作用了。拜罗·邦德立即把四条腿伸

直平趴在地板上。乍看上去，确实就像一块放在床前的小地毯。

齐特巴特夫人留的是短发，像刷子一样向各个方向绽开着。她穿着一件拖到地面的玫瑰色睡衣，外面罩了一件方格图案的晨装。她看起来也是没有睡醒、满脸疲倦的样子。

“非常遗憾，不得不这么早就把你喊醒。”她对我说，接着又马上用手把嘴巴捂了起来，因为她不得不打个哈欠。“但你母亲来电话，她说有事要急着同你通话。”

妈妈？打电话来？我的心跳一下子变得剧烈起来。妈妈这个时候打电话来？必定是出事了，而且可能是某种可怕的事情，否则她不会这么早就给我来电话的。

“我……我马上就过去！”我一面回答，一面迅速从床上跳了下来。我从门后取下浴衣，披到身上就往外走。我的腿都被吓软了，我的手也在发抖。

齐特巴特夫人已经先回去了。电话就在她的办公室里，在底层，同她的住处挨着。

我妈妈是一位空姐。她通常是飞美洲和非洲航线，经常在途中，可以说是相当紧张的。我在墙上挂了张世界地图，上面标着她哪一天正在飞往哪个城市的

途中。

纽约在这儿。噢，妈妈现在在纽约，她从纽约给我打来的电话。

在地图旁边我还放了一个世界钟，我随时可以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当时是几点钟。那么这个时候在纽约刚好是夜里 12:30。

拜罗·邦德还一直平躺在地板上，它甚至连气都不敢喘。

“行了！”我小声对它说。

它松了一口气，站了起来，伸了个懒腰。

我一步两级楼梯，赶快跑了下去，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，齐特巴特夫人办公室的地板像冰一样凉。我跑进去，看到电话的话筒放在电话机旁边。

“妈妈，怎么啦？”我的声音不仅很小，而且还有些沙哑。

“喂，莉娜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把你和你们的校长给吵醒了？”

我稍微松了一口气。妈妈的声音表明她好像挺高兴的样子。她是不是怕我害怕，故意让我对坏消息能事先有所准备？

“是，那是……是还有点早。可在你那儿已经是很晚了吧？妈妈，到底有什么……有什么事？”我想尽快

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早就从纽约打电话来。

妈妈反而笑了,而且很得意地叹了口气,说:“告诉你,莉娜,我现在感觉好极了。我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晚上。我是在剧院里度过的,看了场歌剧,然后吃了顿很不错的晚饭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!”我当时真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。

“我一时睡不着觉,所以就想同你聊聊。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,不知你的意见怎么样?就是我们能不能利用一个周末再加上一点时间去一下北海?那里有一个小岛,我们在那个小红岛上过几天。我跟你们校长说,这样她会同意你跟我一起去的。前一段我几乎全是在飞行途中,我们玩的、看的都太少了。”

在北海度过一个加长的周末,这对我简直是太有吸引力了。是啊,单单是有几天可以不上课,就已经令我很高兴了。

“那么,巴斯蒂安和卢克斯也去?”我问妈妈。

妈妈迟疑了一下,说:“嗯,我还不知道他们一起去是不是可以。我从我们公司那里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免费机票。不过……不过,我尽量想办法吧!行吗?”

我当然说“行”了。妈妈答应星期六中午来接我们。



莉娜穿上浴衣，光着脚跑到校长
办公室去接电话，以为妈妈在外面出了什么事。

然后，妈妈跟齐特巴特夫人通了话。只见她眉头
上起了两道深深的皱纹，看起来她并不是十分高兴的
样子。

我怀着特别恳切、甚至是祈求的目光看着齐特巴
特夫人。她怎么说也应该允许我们去做这样一次出
游，怎么说也得允许。

“是啊，因为这三个孩子在学校里表现得特别不错，那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！”齐特巴特校长这样说。这就是说，她批准我们跟妈妈去一个小岛上度过一个加长的周末了。

出于感激的心情，我拥抱了齐特巴特夫人。（我们三个在学校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好，尤其是巴斯蒂安表现得更不好，不到火烧眉毛的时候他是不看书的。）

现在我才完全醒了，我连蹦带跳地跑回楼上。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总放心不下：妈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从电话里听，她好像有些什么变化。她很高兴，这自然使我也很高兴。可我总觉得这后面好像还藏着点什么。

我是没有爸爸的。当然我曾经有过，但是父母他们离婚了。那时候，我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。从那之后，我父亲就再也没有在我面前出现过。我觉得他这样做很不怎么样，总有一天我要对他谈出我的看法。

回到房间之后，我把房门关上，又躺到床上，并顺手从床头柜上拿出来两本书，一本是可怕的故事，一本是关于鲸鱼的书。我到底应该读哪一本？

“拜罗·邦德，”我轻声地喊，“过来，咱们再一起玩一会儿。”

可是零-零-乌夫并没有跑过来。整个房间里静悄



莉娜拿着书发愣，一副茫然的样子。

悄的。我吓了一跳，赶忙坐了起来，向四处看了看，发现我们的神秘的小狗此时不在屋里。那它跑到哪儿去了呢？

不行啊！它是不能独自在寄宿学校里走动的。这一点它是知道的。那么它会跑到哪里去呢？